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科幻世界

主编：姚海军



日本科幻最高奖「星云赏」获奖作品

神狩

神狩り

〔日〕山田正纪著
王昱星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神狩り

神狩



【日】山田正纪 著
王昱星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GOD HUNT (神狩?)

Copyrights © 1976 Masaki Yamada

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狩/[日]山田正纪著;王昱星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3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6903-7

I. 神… II. ①山… 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9243号

图进字21-2009-25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神狩

著者 [日]山田正纪
译者 王昱星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程蓉伟
封面设计 王莹莹
版面设计 王莹莹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5.625
字数 110千
插页 2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0年3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10年3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价 16.00元

ISBN 978—7—5364—6903—7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总 编：李 昶

主 编：姚海军

副主编：刘成树

编 委：李克勤 杨 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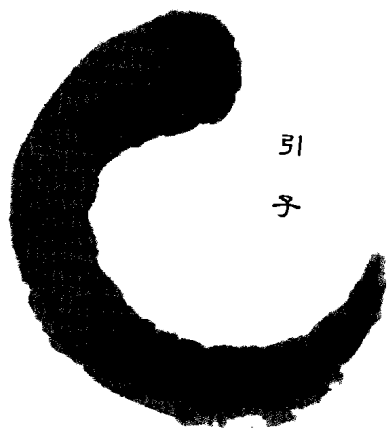
有学说认为,神能够创造万物,唯有违背逻辑法则的东西是不能被创造的。也就是说,非逻辑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根本无法想象。

——维特根斯坦^①

^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目録

引子	1
第一部 古代文字	7
第二部 挑戦者	71
第三部 再一次	133
解説 〔日〕大森望	173



引

子

这是蓟，不会错的。能在这个海岸上扎根的植物，除了菊科蓟属的蓟以外，再无其他。

然而在他眼中，青灰色的细小茎叶实在无法叫人相信那是蓟。也许是五指葵……不，难道就不能认为那是迷迭香？

不能那么认为，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爱尔兰东海岸的戈尔韦是个绝对说不上适合植物生长的地方。而他眼前的这一带，更是众所周知的贫瘠之地，不应该有蓟以外的任何植物。

明知如此，为何我还会怀疑那是蓟以外的其他种类呢？他自问。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自问，因为他的智力已经开始衰退了。也许，说是精神力更为合适一些吧……对于现在这场战斗，他已经感到疲惫了。

他将视线从蓟上移开。如果说无论如何非得看见些什么的话，那么还是眺望大海比较好一些。

然而，不管是蓟还是海，都让他的心情一片黯然。

阴冷的铁锈色海面上没有一点光。不知为何，今天早上连一艘渔船都看不见。在阴冷的天空中不住盘旋的海鸥似乎也没能发现猎物，一次俯冲捕鱼的表演都没有。

我应该是爱着这片土地的……他这样想着，悲伤的大潮漫上来，将他淹没。他甚至辞去了剑桥大学的工作来到这个地方，就为能够与“神”战斗下去。

海浪一波推着一波涌上来，他站在海边，任自己的脚被浸得透湿。那种冰冷的感觉对于现在的他而言，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救赎。

“维特根斯坦先生——”

旁边突然传来呼唤他的声音。他慢慢回过身，映入眼帘的是渔夫从阴影中奔来的身影。如果没有这位每天为他送来牛奶、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善良渔夫，在这个离最近的村庄也有十五公里的地方，恐怕他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吧。

“啊，早上好。”

他——凭借那部高深的著作和阴郁的容貌成为半传奇人物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不由得对着这位无忧无虑的渔夫露出了微笑。

“早上好。”渔夫回礼道，“先生，有来自伦敦的信。”

他说着递上一个信封。

维特根斯坦看见信上写的名字，表情瞬间明亮了起来。伯特兰·罗素^①——维特根斯坦等待这封信已经一个多月了。他几乎是把信从渔夫手中抢过来的，甚至来不及抬头说声“谢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拆封。

也许是已经习惯了维特根斯坦的古怪举动，渔夫并没有露出太过惊讶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来自海面上的强风将埋头读信的维特根斯坦的头发吹得零乱飞舞。不，不能说是读信，他只是匆匆扫过一眼而已。信封里只有一页信纸，而那页信纸上只有区区的一行潦草的文字。

“我等待的不是这样的信。”

维特根斯坦无力地自语道，任信纸随风飘落海浪之中。浪花拨弄着那页信纸，被水濡湿的字迹渐渐洇开：

^①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1872~1970)：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

我不相信神。

终究，与罗素无法相容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吗？维特根斯坦凝视着海面，眼中没有愤怒，只有悲伤。罗素教授不相信神。没错，正因为如此，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不得不分道扬镳。

“我从你的《逻辑哲学论》^①里感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响……”

二十八年前，罗素信里的某一段话，维特根斯坦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罗素与维特根斯坦在三一学院^②的时候是师生关系，所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出版时罗素所寄赠的长篇序文应该只是出于老师对学生的关心而已。

况且，维特根斯坦对那篇序文抱有极深的反感。在那篇序文中，自己的很多观点都被扭曲成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中的理论。那之后的二十八年间，两人的关系逐渐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然而，如今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身为导师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在心中如此低念道。所以他才勉强说服了傲慢的自己，给罗素写去一封信。可回答就是这个——我不相信神——仅此而已。

维特根斯坦闭上眼睛，伫立在海边良久。远处的涛声如同低沉的诅咒一般。

只有诅咒的声音才与我相配吧。

维特根斯坦如此想道。从很早开始他就坚信自己是被诅咒的。他的四个哥哥里有三个都是自杀的，他之所以遭到诅咒，正是因为他继承了家族的狂人血脉，并创造了他那套哲学。

诅咒竟然如此可怕么？

①维特根斯坦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写成，是他一生中唯一出版的著作。本书试图识别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②剑桥大学中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名声最响亮的学院之一。

维特根斯坦猛然张开双眼。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曾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写下这样的话。然而如今,那个不可说的东西已经到了不得被说起的时候了,哪怕会因此而承受更多的诅咒……

说实话,这是留给他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就算罗素不帮忙,他也要孤军奋战下去。

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这一工作。这几年来,他时常感到腹部有种异物。父亲因为癌症去世,姐姐也是患癌而终,对于他来说,那种异物感的由来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三年,或许连两年都不到的生命。

然而,这是不得不去做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如此对自己说道。就算遭遇重重困阻,也肯定会有人来继承我的工作。这样的人一定会出现。

阴沉的云团裂开,海面上洒下一层薄薄的阳光。

凝视着这样的大海,维特根斯坦的眼中终于泛起了一丝柔和的光芒。

三年后,1951年4月,维特根斯坦六十二年的生命在剑桥画上了句号。死因是癌症。

第一部
古代文字



1

黑暗之中开始飘起腐烂的臭味。

这么说有些奇怪吧。

明明早就该被花岗岩弄失灵的鼻子,不知为何唯独对这种味道特别敏感。

所有的一切都在暗示我的死亡。

砂石偶尔落在肩膀上的“沙沙”声在我听来就好像死亡降临前的倒计时,右脚还传来难以忍受的痛楚。

就要这样完蛋了吗?

信息工程学天才、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被尊为机器翻译^①界权威的我——岛津圭助,竟然会是这种考古学家般的死法,真的没有搞错吗?

当然,不管是谁,都难逃一死。

死亡是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概率论信奉者,一旦被它选中,无论是谁都只有死路一条。

比如眼下就有个很好的例子躺在我的脚边:被碎裂的石板砸烂了头颅而在一瞬间变为一堆无生命物质的这个男人。他的名字应该是竹村什么的,据说是——不,更准确地说,曾经是推理小说家。

①用电脑程序将文字从一种自然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自然语言。

大概他也不是什么名作家吧。光从外表判断,说他刚刚结婚并不奇怪,或许刚刚有孩子吧,总之就是那种离死亡应该还很遥远的人。但又怎样呢?一眨眼,他就变成了一堆单纯的固体蛋白质。

没错,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我还不能死。

像是要甩开这些阴郁想法似的,我用力摇了摇头,然后划亮一根火柴,点燃了用纸揉成的火把。虽说现在氧气比什么都更加重要,但如果一直这样坐在黑暗中,大概在救援到达之前我就会先发疯吧。

花岗岩石室在光芒中慢慢地浮现出来,面积大约六张榻榻米大小,高度则只能供成年人勉强站立。石室的一面墙壁上曾经有一条隧道通向六甲^①对面的花岗岩丘陵。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崩塌的岩石已经完全将这条隧道堵了起来。这场塌方也将石室的墙壁砸了个稀烂,本来雕刻在墙上的“古代文字”已经彻底消失。(更准确地说,已经死掉的作家先生认为刻在墙上的东西是“古代文字”,而我是被他请来判断那究竟是文字还是单纯的花纹的。)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具尸体。

这简直就是幽闭恐惧症患者的噩梦!

火焰快要烧到手时,我将火把丢到地上用脚踩灭。土黄色的石室在残火中轻轻摇晃,再度被黑暗笼罩。我抱膝而坐,背靠石室墙壁。扭伤的右脚仿佛就是在等待黑暗降临似的,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抽搐着疼了起来。

真是的,我除了说运气不好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正好是一个月前,神户市环城公路延长工程的推土机挖掘出了那条隧道。之后,诸多的考古学家就每日躬着身子勉为其难地在隧道里爬进爬出进行调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该石室是弥生时代^②初期居住在海岸边的居民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

①神户市地名。

②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

我对这种事情自然是没什么兴趣，毕竟信息工程学和考古学在专业上相距甚远。但是，如果说这个石室墙壁上雕刻的是某种文字的话，那就属于我的研究范围了。

“那肯定是文字。”前些天，我因为参加研讨会逗留在神户，并接到了作家先生的电话，“听说岛津先生在语言学上也有相当的造诣，我想或许可以请您来帮忙调查一下，所以才冒昧地打了电话。”

的确，就算是作为语言学专家来说，我也属于非常有才华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研究机器翻译的人不懂语言学的话又怎么可能将工作进行下去呢？

于是，早就对索然无味的学术演讲腻烦到极点的我爽快地答应了作家先生的邀请。

我在最近的一个车站和看起来很像中生物老师的作家先生碰了头，然后就被带到了这儿，着手研究所谓的“古代文字”。

等了一会儿，一直站在旁边看我工作的作家先生才终于开口问道：“怎么样？”

“这个啊……”我挠了挠头，“这里雕刻的东西似乎没有与之相似的文字，也许只是单纯的花纹罢了。”

“只是花纹吗？这个……”

我又重新审视起墙壁上精雕细琢的东西来。其实用不着作家先生特别提醒，我早就察觉这些雕刻的确很有文字的味道。

作家先生将脸凑近陷入沉思的我。

“稍微给您点提示吧！”他的语气陡然一变。

“提示？”

对于如此反问的我，作家先生嘻嘻笑了起来，“没错。实际上，在中国有和这个相同的——”

一切到此为止。

突然袭来的塌方事故将作家先生和他后面的话一同掩埋掉了。